

海堤暖流

■章照建

1983年的除夕，风啸雪飘，我在军营里迎来了第4个春节。碰巧，当晚排到我站第一班岗。和战友们一起吃过年夜饭后，我独自持枪上了海堤。

我们海防二连驻守在长江入海口北岸的半岛型滩头上。一道高耸的海堤，把军营与大海隔开两个世界。岗亭建在半岛尖端，距离营房约1公里，三面环水。白天站在岗亭里极目远眺，左边的浩瀚黄海和右边的滚滚长江尽收眼底。

但这晚，透过瞭望孔看到的，尽是鹅毛大雪漫天飞舞。海风与江风似乎正展开交锋，发出一阵阵尖脆的裂帛声。尽管如此，我在岗亭里仍竖起耳朵，仔细辨别风声中的异常。约摸半小时过去，我听到海堤上传来一串好似脚踏积雪的“嘎吱”声，便闪身靠在岗亭砖墙的一侧，大声喝问：“什么人——口令？”

“口令：新年。”
“回令：快乐。”
原来是指导员，他走到岗亭前，停下来问：“情况怎么样？”
我回答：“一切正常！”

“今年的除夕夜可不能错过哟，中央电视台新开了春节晚会呢。”他一把抓住我胸前的冲锋枪，用威严而含着慈爱的口吻说，“去吧，跟战友们乐乐去！”说完，他抬起大手，把我推出了岗亭。

我顶着海风走到海堤台阶口，回望一眼，岗亭已融入茫茫风雪中。再看营区，隐隐看到连队电视室正闪烁着亮光，那是战友们在收看晚会。那一刻，我停住了脚步，突然想起3年前的除夕，老班长带我雪夜巡逻的一幕。

我们连队防区的海岸线有十几公里长，营区正好卡在中间。因而，每次海堤巡逻都分成南堤组、北堤组，同时出发，反向而行。那年除夕当天，连队正常去巡逻。我和班长编在北堤组，我们凌晨就顶着瑟瑟寒风上了海堤。

雪光辉映的逶迤海堤，宛如苍龙静卧在海岸线上。海风像刀子一样，刮得人脸上火辣辣地疼。我悄悄把头扭向堤内一侧，想让棉帽护耳遮挡挡风头。可走出没多远，班长猛然回头，目光如电地瞪了我一眼。

我陡然一惊，看到班长昂首挺胸，不时转头四下观察，心里顿时羞愧不已，随即赶紧像班长一样挺起胸膛，瞪大眼睛。转过弯道，堤下芦苇丛中突然发出一阵“哗啦啦”的响声。班长一把拽我卧倒在雪地上，并迅速出枪观察。发现是

几只野雉扑棱翅膀飞过，班长仍一动不动，直到猫了近10分钟，才带我起身继续巡逻。

走出没几步，我陡然打了个寒战。这一幕被班长看见，他立即停步抓过我的手，从地上抓起一把雪，使劲为我搓搓手心、手背，搓完左手又搓右手，嘴里还说着：“雪能生暖，我小时候在老家就用这法子，嘿，还真没生过冻疮呢！”

雪夜里，我看不见班长脸上的表情，却能感觉到他眼中的一束亮光。我愣愣地瞅着他，感觉一股灼热从手心升起，电流般传遍周身……

往事历历在目，可班长却跟我天各一方，他已退伍回到江西老家了。想起他的笑容和他的声音，一缕思念陡然涌上我的心头。

就在这时，营区里突然传来一阵焦急的呼喊声：“连长，你别在上面了！”“连长，你快点下来嘛……”

我心里一惊，快步向营区奔去，远远就看见电视室的屋檐下支着一架长长的竹梯。连长正趴在梯子的顶端，一边用手在费力地转动电视天线，一边用颤抖的声音嘟囔着：“别急，别急，先让大家把这个节目看完……”一句话说完，他突然哈了口风雪，咳了好半天才停下来。

这场景让我顿时泪盈双眼。那个年代，连队只有一台金星牌彩电，靠房顶上一根毛竹竿上绑着的天线接收信号。这夜天降大雪，加之北风呼啸，竹竿来回晃动，电视屏幕上雪花飘忽。于是，自打战士们进了电视室，连长就爬到梯子顶上调试天线，这一调试就一直没下来。

排长嚷了半天没结果，竹梯子软又不能上去拉。他一跺脚冲进屋，满脸冰霜地吼了声：“都有了，起立！”战士们哗啦啦全聚到了门口。看到这副架势，连长只好讪讪道：“我下来就是啦！”可是，他嘴里是答应了，身子却好半天没挪动，原来是腿脚早被冻僵了。情急之下，排长一挥手，战士们在梯子下手拉手地织起一张人网，几个膀大腰圆的战士愣是把梯子平放了下来。官兵抬着冻得直打哆嗦的连长冲进了排房。

记下40多年前海防前哨的一个生活片段，致敬我的战友我的连队。我很庆幸，那个除夕，我虽然没能看到那场春晚节目，却看到了一幕更真实、更感人的“情景剧”。那是火热军营的真情迸发，是超越血缘的官兵友爱！



风雪海堤、甲板晚风、跑道晨光、昆仑炉火……勾勒出不同年代军人坚守战位过春节的动人景象。岁月更迭，赤诚永在。无声的坚守里，皆是最深沉的担当——

我在战位过春节

题图：赵大千作



长 征

第 6657 期

那年除夕的年夜饭，我是在海军登陆艇甲板上吃的，脚下波涛翻涌，别有一番豪迈的滋味。

海港里，所有舰艇都挂了满旗，就连起伏的浪尖，似也沾上了洋洋喜气。夕阳像一颗熟透的星球，缓缓沉向海平面。层层涟荡状的云彩仿佛燃烧了起来，将天边染成橘红，满海碎金在海天间流淌出一幅壮丽画卷。

舰艇甲板已被擦得锃亮，水兵们正忙着筹备年夜饭，锅碗瓢盆碰撞成新春的交响。这艘登陆艇吨位不大，没有正式的餐厅，平日里甲板就是水兵们的餐桌。艇上也没有专职炊事员，由水兵轮流担任，每人两周。一轮轮下来，大家都能做上几道拿手菜。轮值炊事员小周一早就列好菜谱，两名水兵在一旁帮厨。过年要吃饺子，舰艇上也不例外。这不，大家撸起袖子就忙活起来，揉面、擀皮、拌馅、包饺子，其乐融融。厨艺精湛的副艇长笑眯眯地凑过来：“今天，我来掌勺。”小周一听，顿时乐得不拢嘴。

向晚时分，一盆盆菜肴端上甲板：红烧肉红亮油润，糖醋鱼酸甜诱人，原汁原味的白斩鸡，新鲜的海虾贝类，错落摆放，簇拥着几碟翠绿鲜嫩的蔬菜。压轴菜则是那一大盆岱裔族大黄鱼咸菜汤，浓郁的鲜香味从厨房间溢出，弥散，瞬间攫住了所有人的味蕾……这顿美味的年夜饭，是远离家乡的水兵们难得的慰藉。

水兵们不用凳子，蹲在甲板上围成一圈，一串串欢笑声在舰艇四周萦绕。艇长起身举杯：“战友们，这个除夕夜我们虽不能与亲人相伴，但大海是我们的家园，舰艇是我们的阵地！让我们以茶代酒，为祖国繁荣，为亲人安康，干杯！”

“干杯！”激昂的呼声，在波涛之上荡漾。

菜肴端上来，热气袅袅飘散。这时，顽皮的“风姑娘”仿佛嗅到了香气，裹着海腥味不请自来。她东瞧瞧，西瞄瞄，不停地向蹲在甲板上就餐的水兵们“献殷勤”：一忽儿调皮地掀起水兵的披肩、衣襟，一忽儿又贪馋地溜到饭菜盆上，趁人不备，就悄悄地偷走一份香，挟去一点热。

水兵们对“风姑娘”的闹腾早已习以为常，只是大度地相视一笑，默契地围成一堵人墙，挡住她的捣乱。你闹你的，我吃我的，大家从容地加了几餐速度。“风姑娘”自讨无趣，便吹着呼哨，讪讪远去。

夜幕降临，舰艇上的锚灯亮了。抬头仰望，钻石般的星辰镶嵌在天幕上，如天女零星点灯，映照甲板餐桌；低头见海，星光倒映海面，与锚灯交相辉映，随波涌摇曳生姿，分不清哪是星光，哪是灯火。这片波光，也映射在水兵们青春而充满朝气的脸庞上。

潮声如歌，为水兵的晚宴伴唱。突然，一个汹涌的大浪猛地打在艇舷上。登陆艇宛如受惊的马，冷不丁一个腾跃，艇体摇晃，甲板上碗筷滑动，菜盆从这头溜到那头。大家笑着，手忙脚乱地去拽。有的盆子跑得飞快，在丁零当啷的

甲板上的年夜饭

■徐荣木

碰撞中，汤汁泼洒出来……

欢声笑语交织着海浪声，格外热闹。水兵们来自天南海北，品味着各种风味佳肴，乡情瞬间涌上心头。北方的小王攥了攥衣角，说起家乡习俗：吃年夜饭，一家人坐在炕头守岁，边看春晚，边吃花生嗑瓜子；南方的小陈比划着，描述家乡那满街芬芳的花市；山区来的小金憨憨地说：“这饺子皮筋道，肉浓香，像俺娘包的味道。”说罢，低头默默又夹了一个。他嚼得很慢，仿佛嚼着一份思念，目光不由自主地望向故乡的方向。

此刻，平时沉默寡言的轮机兵老李，忽然清了清嗓子，轻声说：“战友们，咱们再敬一杯吧！敬身后的万家灯火，也敬各自家里的爹娘。”说着，他举起手中的杯子。水兵们先是一怔，随即会意，纷纷端起了自己的杯子，将杯沿轻轻碰在一起，发出热烈而清脆的轻响。尔后，大家仰头一饮而尽。

海风渐凉，却吹不散甲板上的温馨。军旗猎猎作响，犹如迎接过节的掌声。不远处的天空中，璀璨的烟花与声声爆竹，此起彼伏。水兵们望着那一片熟悉而安宁的灯火，那里正是万家团圆的城市。而今夜，他们在浪尖上期待着新春曙光。

就在这欢庆团圆之际，艇长突然接到上级指令：一艘渔船在归航途中触礁遇险，渔民生命垂危，急需救援！

霎时间，战斗警报声冲破除夕的夜空，正在就餐的水兵，身影如离弦之箭，射向战位。主机“轰隆”一声响，登陆艇猛地昂起头，像一匹被唤醒的战马，顿时撕开墨色的海面，向着救援的方向劈波踏浪而去……

天边年味

■杨亚军

情景——空气里裹着糖果、年糕的甜，混着炸肉丸的焦香。母亲在厨房里忙得团团转，油烟呛得她不时探出身来咳嗽；父亲踩着凳子，在院里挂灯笼、贴春联。我和弟弟绕着院子疯跑，口袋里塞满了炒花生和瓜子。邻家飘来她肉肉的浓香，巷口偶尔响起几声零星的鞭炮……所有的声音、气味、色彩，都是暖融融的、软软的、流动的。

而此刻，那记忆里的暖流，隔着千山万水涌到心头，化作胸口一阵沉甸甸的烦闷。除夕夜，父母应该正围坐在摆满菜肴的圆桌旁，望着给我留出的空座和那副没人动过的碗筷，轻声叹息吧。

我鼻子一酸，几乎要掉下泪来，于是掀开厚重的防寒帘，走进清冷的夜色中。夜幕早已铺展，没有月光，繁星像一袭缀满碎钻的天鹅绒，温柔地盖在头顶。站在这浩瀚的星空面前，胸中那股愁绪竟悄然开始松动、融化，一种说不清的坚定在我心底静静生长。

“过年，究竟是什么呢？是团聚，是温暖，是辞旧迎新的祈愿。而在这里，帐篷内壁上那一点红色，帐篷中央那簇跳动的炉火，以及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：擦枪、换弹、烤火和偶尔的打闹，还有哨位上迎风睁大的、被吹出泪的眼睛……都是对“年”另一种极其简朴的应答。

回到帐篷时，炉火烧得正旺。班长正用铁钳小心地拨弄着炭火。我提高声音，带着自己都未察觉的轻松说：“兄弟们，人齐了就是团圆。管他山高路远，这儿就是咱的家！咱们开始过年吧。”

这句话像一颗小石子投进湖水，激起一圈微澜。接着，大家的神情都跟着松动起来。

“对不对，过年可马虎不得！”班长第一个应声，弯腰从他的储物箱里摸索起来，掏出来的是两包牛肉干。

他说：“上次去山下看病，顺手买的，就等今天。”

接着，小赵拿着两瓶深褐色的液体在我们眼前晃了晃——竟然是可乐。我也拿出珍藏已久的一包奶茶。大家将机关报来的慰问品和几盒军用罐头凑到一块，也摆出了一桌难得丰盛的“年夜饭”。

我们把可乐平均分给每个人，牛肉干也撕成细细的丝，每人分上几缕。炉火的光，静悄悄地扑在红色的“福”字上，给它镀上一层温暖的、跳动的光晕。我们举杯庆祝，每一口甜蜜的滋味都能引发一声满足的赞叹。

班长建议大家轮流讲一个与过年有关的故事。帐篷里很快热闹起来，炉火把每一双思乡的眸子都映得亮晶晶的。

到了后半夜，轮到我站岗。我整理好装备，走出帐篷。

星空下，哨楼的轮廓已融入夜色，只有哨兵挺拔的身影，连同他手中的钢枪，被星光勾勒出了一道清亮的银边。我迈开大步走向哨位，脚踩在石头上的“咯咯”声，此时听来异常坚实。

许多年之后，我可能会忘记许多事情，却一定忘不了那一夜炉火的温度，忘不了可乐滑过喉咙时细微而真实的甜意，忘不了在帐篷上跳动了整夜的红色“福”字，也忘不了星光下那个挺拔的身影——这些画面清晰地留在记忆里，成为最珍贵、最有味的“年”。

1993年的春节，我是在机场战斗值班岗位上度过的。身为飞行大队长，我已连续3年没有回家过年。

气象报告显示，大年初一清晨本机场将有大雪。清晨5点，我拎着飞行装具走出宿舍楼。夜色正浓，鹅毛般的雪片密集地倾泻下来。营区主干道两侧的松柏，被积雪压弯了枝头，仿佛披上了一层白色棉袍。

我和僚机飞行员、指挥员、作战参谋一同登上吉普车，直奔机场停机坪。车灯切开雪幕，黎明前的朦胧中，地面已被厚厚的积雪覆盖，车轮碾过时发出沉闷的嘎吱声。

一路上，我提醒僚机新飞行员：通电检查时先确认梯子放稳，动作要准，登机时谨防滑倒。雪天梯子特别滑。我曾有过惨痛教训——当新飞行员时，我就从登机梯上滑下过。那一记结实的“屁股蹲儿”，让我疼了好几天，也让我从此对教员的每句叮囑都不敢再有半分轻慢。

机场方向传来扫雪车的轰鸣声。我能想象，扫雪车正喷出强劲气流，将一条翻滚的“雪龙”驱向跑道外侧。雪落即扫，飘雪就是无声的命令。

我们机场初一的日出时间是7点05分，我和僚机飞行员必须在6点35分之前把值班飞机检查好，并由作战参谋报告指挥所“双机二等准备好”。

雪越下越大了。当我们的吉普车抵达机场停机坪时，脚踩在水泥地上，雪已能遮住飞行靴厚厚的鞋底。跑道上的两台扫雪车来回奔忙，扬起的雪瀑在空中翻卷。

停机坪上，3架值班飞机静静停放。机务人员正在揭去蒙布、清除机身积雪。他们的动作干脆利落，天蓝色工作服在雪地里格外醒目。

我和僚机飞行员分别检查完自己的飞机及备份机，确认一切就绪后，走向战斗值班室。远远便望见值班室大门两侧立着两尊憨态可掬的雪人——头戴飞机防尘罩改制的“头盔”，身披天蓝色工作服，在大红灯笼映照下格外喜庆。这准是机务兄弟们堆起来的。飞行时我们不喜欢雪，却并不妨

雪中起飞

■宁明

碍大家对堆雪人情有独钟——这些雪人就像和我们一起值班的战友，静默地守在战位上。

此时，作战参谋已向指挥所报告：“飞机准备完毕，雪仍在降。”

我和僚机飞行员开始协同准备。准备的重点内容当然是雪天飞行要点，从开车、滑行、起飞到着陆，逐一制订预案。至于空中的其他战术动作则如往常，我们一边复诵程序一边在脑中演练。